

王建

〔唐〕王建著 王宗堂校注

诗集校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建诗集校注/(唐)王建著;王宗堂校注.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12
ISBN 7-5348-2554-7

I. 王… II. ①王…②王… III. 唐诗-选集
IV. I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6500 号

责任编辑:卢欣欣

责任校对:程红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诚和印制有限公司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24.25

字数:524千字

版次:2006年12月第1版 **印次:**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7-5348-2554-7/I·848 **定价:**5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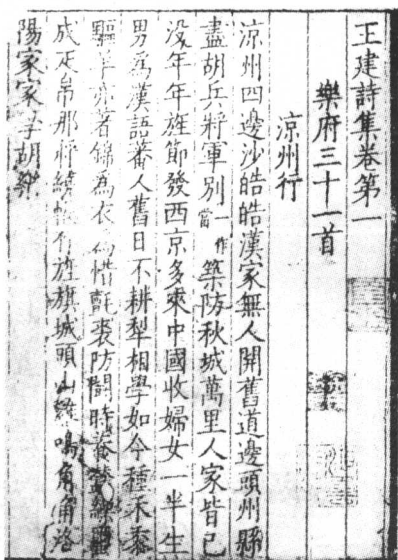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王建

詩集校注



宋臨安府陳解元書籍鋪刻本(國家圖書館藏)《王建詩集》目錄



宋臨安府陳解元書籍鋪刻本(國家圖書館藏)《王建詩集》卷第一



書影

王建

詩集校注

王建詩目錄

卷一

- 送人 ● 主人故亭 ● 古從軍 ● 邯鄲主人 ● 泛水曲 ● 江南雜體二首 ● 遠征婦 ● 思遠人 ● 傷近者不見 ● 元日早朝 ● 聞故人自征戍回 ● 七泉寺上方 ● 從元太守夏讌西樓 ● 醉柏侍御聞與韋處士同遊靈臺寺見寄 ● 荆南贈別李肇著作轉韻詩 ● 早發金堤驛 ● 和裴相公道中贈別張相公 ● 和錢舍人水植詩 ● 題

汲古閣毛晉
藏宋本考較

明毛晉汲古閣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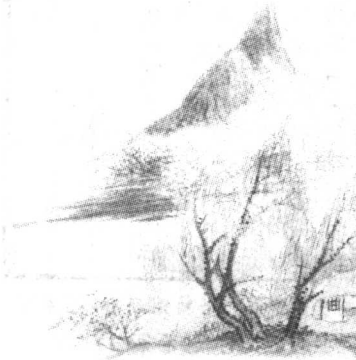
(国家图书馆藏)《王建詩》目錄

丁籤七十六

唐音統籤卷三十四

王建字仲初潁川人大曆十年登進士第辟魏州幕府入朝官昭應縣丞大和轉太常寺丞終陳州司馬建與張籍同時相友善工為樂府歌行思遠格幽雅高律評見前宮詞百首天下傳播物此體後雖有數家而建為之祖集十卷唐世集十卷而文苑英華所載建詩皆建詩也今行世者皆建詩而文苑英華所載建詩皆建詩也詩詞苑備府秋夜塞上寄朱熾錦州路等語皆建詩也今補其遺者仍為十卷

五言古詩



明胡震亨《唐音統籤》抄本(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丁籤七十六

书影



前言

在群星荟萃的中唐诗人中，王建无疑是有重要影响的诗人之一。但两《唐书》没有为他立传，生平资料很少，事迹仅见于《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和《全唐诗》采录《唐诗英华》编写的王建小传。传皆简略，且多讹误，后人未加详审据以征引，因而以讹传讹，这对于深入研究唐诗特别是研究王建其人其诗，十分不利。笔者在校注《王建诗集》的过程中，根据王建的诗歌和有关文献，参之古今治唐诗者对王建的研究成果，试为王建新作小传，勾勒其生平轨迹大略如下：王建，字仲初（一作仲和），行六，祖籍颍川（今河南许昌）人，生长于关辅（秦中），家在长安附近渭水南岸的一个山庄（见《归山庄》、姚合《送王建秘书往渭南庄》）。代宗大历元年（766）生^①。出身“衰门”（《自伤》），

有弟、有侄(《留别舍弟》《酬从侄》)。稚龄时的王建天真淘气,聪明早慧,经常到文学氛围浓厚的老舅韦处士家里游玩嬉戏,受其熏陶已能当众分题赋诗,显露出卓尔不凡的诗人天赋,赢得长者的赞赏。《送韦处士老舅》诗云:“忆昨痴少年,不知有经籍。常随童子游,多向外家剧。偷花入邻里,弄笔书墙壁。照水学梳头,应门未穿帻。人前赏文性,梨果蒙不惜。赋字咏新泉,探题得幽石。”约于德宗建中四年(783),负笈东游,在洛阳结识和他同岁诗人张籍,联袂求学邢州,开始“鹤山漳溪每追随”(张籍《逢王建有赠》)的十年同窗生活。求学期间,续娶赵郡李肇的族人李氏为妻(《荆南赠别李肇》),安家于漳溪(《山居》《山中寄及第故人》)。贞元八年(792),王建学成。根据唐代科举制度规定,读书人要从地方掌管选举的官员选送长安应试,而王建游学异乡,无人延誉识拔,只好自己赴长安干谒“诸侯”,结果到处碰壁,无成而返。他在《将归故山留别杜侍御》诗中说:“有川不得涉,有路不得行。……错来干诸侯,石田废春耕。虎戟卫重门,何因达中诚。日月俱照耀,山川异阴晴。为何百里间,开目不见明。我今归故山,誓与草木并。”社会的不平和谋仕失败,使他一度对营求科举持厌恶反感态度,发誓要终老林泉。在《山中寄及第故人》一诗里,他对一个改变初衷而科举及第的山中故人大为光火,谴责这位朋友心口不一,表示与之决绝。他鄙弃轩冕,山居谷汲,学仙求道,饵药炼丹,在邢州漳溪度过了一段山居生活。但王建毕竟长期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传统教育,期望“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送薛蔓应举》),何况他无法回避“爱仙无药住溪贫”的生活现实,为

一家人衣食生计所迫他不得不“脱下山衣事汉臣”(《从军后寄山中友人》),赴边地戎幕,谋躐级进身之阶,终于在贞元十六年(800)出山入塞,经诗人李益的引荐投身幽州节度使刘济幕府,开始“从军秣马十三年”(《别杨校书》)的军旅生涯。此时的王建,戎马倥偬,“弓箭不离身”^②,并曾跟随幕主出征,讨伐浸淫寇边的林胡^③,胜利归来。贞元二十年(804)离开幽州幕回到邢州,旋又转入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幕府。在魏博田氏幕,王建先后两次奉命出使:第一次在入幕不久,由汴河乘舟出使淮南(治所扬州),经年而返,有诗纪事;第二次在元和五年(810)春至元和六年(811)夏,出使荆南(治所江陵)和岭南(治所广州),亦有诗纪其行踪。在荆南节度使赵宗儒幕结识了李肇和后来官至宰相的杜元颖(《荆南赠别李肇》《上杜元颖相公》)。从军入幕,使王建从山居时闭塞狭小的生活圈子里解脱出来,置身于广阔的社会人生大舞台,对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他一次出征,两次出使,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蓬飘萍转,足迹遍及我国朔方、东北、东南及南方各地,广泛地接触到征人戍卒、水夫漕吏、珠客海商、胡奚蛮妓各色人物,亲身领略了塞北雄浑、江南秀丽的景物和南北迥异的风土民情,充实了生活,开阔了视野,大大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题材。元和七年(812)秋,幕主田季安卒,其子田怀谏知军府事,因为年幼不能胜任军事,魏博军乱,军士拥戴都知兵马使田兴(后来朝廷赐名弘正)为帅。宪宗委派裴度赴魏博宣谕,弘正不听叛镇怂恿其割据的唆使,毅然以六州归唐。宪宗遂命弘正充魏博节度使,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王建久在魏博幕,素

与弘正友善，当弘正主魏博军政后就保荐王建回长安做昭应丞。王建携家入京时作《留别田尚书》诗云：“拟报平生未杀身，难离门馆起居烦。……朝天路在骊山下，专望红旗拜旧尘。”深表感激之情，并企盼在昭应县骊山下的官道上迎拜弘正入觐的车驾。但王建回到长安未能马上得到任命，“长安寄食半年余，重向人边乞荐书”（《归山庄》），他四处奔走，求人荐举，直到元和八年（813）秋天，才由中书舍人裴度援手，赴任昭应县丞。他在《上裴度舍人》诗里感激地说：“仙侣何因记姓名，县丞头白走埃尘。”昭应为畿县，距离长安仅一驿之地，但王建做昭应丞一任就是八年，不能内转京官，“莫道长安近于日，升天却易到城难”（《寄广文张博士》），怨艾之情溢于言表。穆宗长庆元年（821）春，王建终于进长安做了“检案事多关市井”的太府寺丞^④。此官“掌邦国财货”，管理市场，出纳贡赋及百官俸秩，与诗人所司之业很不相称，故到任时间不长即转官秘书郎。白居易《授王建秘书郎制》称：“敕太府丞王建：太府丞与秘书郎品秩同而禄廩一，今所转移者，欲取得宜而才适用也。”此年白氏与王建始有赠答^⑤，其《寄王秘书》诗有“霜菊花萎日，风梧叶碎时”等语，是知改官秘书郎时在秋天。约于长庆三年（823）末，王建由秘书郎升迁秘书丞^⑥，官秩由从六品上升至从五品上，获得入朝常参官的资格，所以张籍《酬秘书王丞见寄》诗里有“今体诗里偏出格，常参官里每同班”的话。宝历元年（825）改元庆典，敬宗李湛亲祀昊天于南郊，因王建有军旅生活经历，故令他摄将军事，张籍有《贺秘书王丞南郊摄将军》诗纪实。文宗大和元年（827），王建又由秘书丞转官太常丞，恰逢他的好友张籍出

使江陵。张籍离京和回到长安时，先后有《使至蓝溪驿寄太常王丞》和《赠太常王建藤杖笋鞋》诗。次年(828)秋，出为陕州司马，因称“王司马”。王建赴任时，诗友张籍、贾岛、刘禹锡、白居易赋诗赠别^①。刘禹锡《送王司马之陕州》诗的题注特意标明“自太常寺丞授，工为诗”，盖意在与当时另一个名叫王建的人以示区别。贾岛诗有《光州王建使君水亭作》《留别光州王使君建》即指的另一个王建，仲初诗从未言及刺光州事。李嘉言先生《贾岛年谱》，岑仲勉先生《唐人行第录》皆言贾岛诗中的王建即仲初，殆误。王建出为陕州司马时年已六十三岁，由于年迈体衰和对官场生活厌倦，企盼能过清静安逸的晚年生活，故在陕州司马任不久，大约于大和四年(830)即罢去，这从姚合《寄陕州王司马》诗“欲知居处堪长久，须向山中学渚金”透出些许消息。王建罢官后，卜居长安西南“百里”之遥的原上，面对终南山紫阁峰。“长安无旧识，百里是天涯。”(《原上新居十三首》其三)过起焚香诵经、访僧求药的清闲养老生活，颇为老友张籍羡慕，甚至动了移居作邻的念头：“爱君紫阁峰前好，新作书堂药灶成。见欲移居相近住，有田多种与黄精。”(张籍《寄王侍御》)王建在原上居住数年，有《原上新居十三首》《林居》《村居即事》《闲居即事》等诗纪事，卒年约在大和六年(832)或稍后。大和七年，白居易写有一首《感旧诗卷》诗：“夜深吟罢一长吁，老泪灯前湿白须。二十年前旧诗卷，十人酬和九人无！”感伤元和以来与自己唱酬的诗友们今已十九作古，其中当包括王建、张籍在内。



二

王建一生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七朝，这正是唐王朝由鼎盛转向衰落的时代。藩镇跋扈、宦官擅权、朋党倾轧，边患频仍、赋税繁重、贫富悬殊，统治阶级内部和社会各种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与大唐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国计民生诸方面江河日下的局面不同，中唐文学家们敢于直面现实，不负时代使命，大力倡导写作反映社会现实的新乐府诗和古文，批判卑弱颓靡的大历文风，积极进行诗文革新，以期改良政治，缓和社会矛盾，实现中兴，重铸辉煌。王建就是生活在这国势式微而文学繁荣大气候下的诗人，他的诗歌也是这一时代生活的艺术反映。

王建诗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皆为十卷。经甄别考辨，去伪存真，有诗五百二十余首，在唐代诗人当中是留存诗歌的卷数和数量较多的诗人之一。他的诗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乐府诗

王建以乐府诗著称，他的乐府诗与张籍齐名，人称“张王乐府”。他创作的旧题、新题乐府共八十余首，反映生活面很广，揭露社会问题深刻，爱憎感情鲜明，代表了他诗歌的最高成就。王建出身寒素，又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对当时政治黑暗和社会动乱带给百姓的苦难有切身感受，故对备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生活有较多反映。如《田家行》《簇蚕辞》写劳苦终年、劳动果实全被掠夺一空的农夫和蚕妇；《海人谣》《水夫谣》写不

避寒暑，水宿沙行，长年劳作在海上、水驿的海人和纤夫；《陇头水》《古从军》《饮马长城窟》写长期戍边，久役不归或抛骨沙场的征人和戍卒。在对劳动人民倾注同情时他没有忘记对封建统治者的深刻揭露和批判。《白紵歌二首》《古官怨》借写古代帝王的荒淫生活影射当代皇帝的荒淫；《温泉宫行》《行官词》则直接写本朝皇帝的骄奢淫逸，而今驷官和上阳官的破败荒凉，不仅成为李唐王朝的形象象征，也是对行官主人最尖锐的讽刺与批判；《关山月》《渡辽水》《辽东行》谴责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而《凉州行》则讽刺边将的无能，不能制止蕃族骚扰，致使“边头州县尽胡兵”，“多来中国收妇女”；《水运行》写东南地区遭受严重灾荒，“已说水乡人饿死”，还得“万棹千帆”漕运粮食供应朝廷和边防，诗人质问说：“远征海稻供边食，岂如多种边头地？”《北邙行》揭露王公贵族们不仅生前享尽荣华富贵，还为死后寻觅长眠乐土，使洛阳北邙山头的坟墓棋布星罗，谚称“无卧牛之地”；《羽林行》揭露长安恶少混迹羽林禁军，充当皇帝的鹰犬，为非作歹，有恃无恐，直到“百回杀人”罪不容赦时才变更姓名，暂避乡间，待到“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出来依旧属羽林，立在殿前射飞禽”，已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妇女生活题材，是王建乐府诗的又一重要内容。《当窗织》《织锦曲》描写织女的劳动生活和内心痛苦，她们“水寒手涩”、“玉腕不停”地治丝织锦，自己身不得著，而青楼倡女却“十指不动衣盈箱”，使人愤慨不平；《捣衣曲》《送衣曲》描写闺中少妇年年为戍边丈夫捣衣、送衣，望穿秋水而征人不归，她们只指望丈夫“愿身莫著裹尸归，愿妾不死长送衣”，读

后令人鼻酸；《江南三台》《宫中调笑》写到商妇盼归的痛苦，反映了唐代商业发展的情况；《赠离曲》则倾吐了弃妇的哀怨；《促刺行》写一贫家女子赘婿在家，一生未踏丈夫的家门，遭到社会歧视而痛不欲生；《望夫石》乃采自民间传说，用浪漫主义手法写为了爱情，生可以死，死可以生，人可化为石，石头也可说话，歌颂了淳朴优美的节操和忠贞不渝的爱情，感人至深。王建乐府诗还多方面展示了唐代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神树词》写善男信女祭祀树神，祈求神灵保佑；《镜听词》写妇女用镜卜讨“口彩”，企盼丈夫早日归来；《赛神曲》写唐人用琵琶卜求神语的情景；《寒食行》写唐人在寒食时节扫墓的习俗；《新嫁娘词》为我们留下“传席”、“并拜舅姑”、“过三朝”等唐人的婚俗资料；《秋千词》写少男少女荡秋千的游戏；《寻橦歌》描绘爬竿女艺人高空爬竿惊险奇妙的绝技……这些诗像一幅幅风土民俗画，不仅可供文学鉴赏，还有宝贵的民俗、民艺学史料价值。

（二）其他诗

除乐府诗外，王建还写了大量五七言古、近体诗，在数量上占其诗歌的大多数。这些诗多与诗人的个人生活有关，内容包括叙事、抒怀、幽居、官况、交游、唱酬、寄送、行旅、征戍、离别、爱情、相思、叹老、嗟贫、写景、咏物、纪游，等等。题材很广阔，反映了王建丰富的阅历和多姿人生。王建虽出身寒门，仕途坎坷，但他的社会交游特别是生活的后期交游很广，上自宰执权阉、朝臣方镇，下至僧尼道士、学子山人，以及文坛知名人物如李益、韩愈、白居易、刘禹锡、张籍、贾岛、孟郊、杨巨源等都有交往，所以在他的诗歌中唱酬、寄送之作特别多。毋庸讳言，在这

些作品里有不少是乞求引荐，曲意奉承，虚誉应酬之类，但也有许多作品涉笔当时发生在长安的重大事件，事关王朝命运的社会问题以及文人普遍关注的逸闻奇事等内容，如唐大夫（唐朝臣）罢节，武元衡入相，太和公主（宪宗女）和蕃，宦官王守澄知枢密，韩愈谏迎佛骨被贬潮州，刘蕡抨击宦官而落第致病，高僧柏岩禅师示灭，贝州宋处士五女受征诏，唐昌观玉蕊院真人下降……都或直笔或曲折地有所反映。尤其宪宗元和年间，淮西吴元济、河北李师道叛乱，王建都是站在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唐王朝统一的进步立场上，谴责藩镇割据，歌颂平叛功臣。除乐府诗里有一篇《东征行》痛斥吴元济是“贼星”“枭雄”，歌颂裴度自请东征讨藩外，还赠诗裴度称他是“将相兼权”的“武侯”，盛赞他在国家有难时“独当天下事”，今又奉诏出镇雁塞，相信叛藩闻风胆怯，“渔阳”“北愁”（《送裴相公上太原》）。他热情歌颂雪夜袭蔡州，生擒吴元济的李愬“独破淮西功业大”，“殊勋并在一门中”（《赠李愬仆射》）。另有《赠李愬仆射二首》，生动地描绘了被唐史誉为“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的淮西之役的战斗经过，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艺术纪实，和刘禹锡的名篇《平蔡州三首》一样脍炙人口，常被唐诗选本所选录。他对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田布父子的歌颂更是不遗余力，给田氏赠诗前后达二十五首之多，是王建集中赠诗最多的人。其中固然含有感激田氏知遇和荐举的因素，但他对田弘正不拥兵割据，并能平定李师道叛乱，结束河北强藩长期跋扈局面，从内心是十分敬重的，故称贺田氏“交割山河直到燕”，“唐史上头功第一”（《寄贺田侍中东平功成》）。其他寄赠诗如写对同窗好友张籍

王 建

的深挚情谊,对老诗人李益和史学家李肇的爱慕景仰,对传奇作家蒋防新授章服的赞美祝贺,对诗友贾岛的穷困潦倒和孟郊幼子暴卒不幸的深切同情,都写得诚挚感人。就连不曾谋面的薛涛,他也写了著名的《寄蜀中薛涛校书》诗,遥寄倾慕之情。由于他这首诗,使“枇杷门巷”成了唐诗中的典故,“扫眉才子”也成了天下才女的共称。而《邯郸主人》《答寄芙蓉冠子》等诗则透露了诗人一段温馨浪漫、鲜为人知的爱情生活。

(三)官词

官词是唐代出现的一种诗体,多写皇帝生活,宫廷琐事,宫女愁怨之类,一般为七言绝句。“官词”的名称,最早见于崔国辅的《魏官词》,继而见顾况的《官词》六首。但王建对官词的发展贡献最大,影响深远。可是从宋人胡仔一直到当代学者,对王建官词贬词颇多,认为内容贫乏,价值不高,多平庸之作,“选其佳者,亦自少得”^⑧云云,这些评价有失公允。我们认为王建的官词,首先,有开创性功劳。他用绝句联章的方法扩大容量,以诗纪事,为绝句开辟了新的领域。这种一诗一事,百首相连的官词,使人如读唐代皇室诗史,如步唐代宫廷画廊,是我国诗歌史上空前未有之事,对官词的发展无疑是个贡献。受王建官词的影响,晚唐的和凝,五代的花蕊夫人,宋代的王绅^⑨、王珪、岳倦翁都有官词百首之作,明清两代写组诗式大型官词者更多。这一诗歌体制也影响到了后世出现的“百咏诗”,如晚唐胡曾《咏史诗》一百首,罗虬《比红儿诗》一百首、宋代许尚有《华亭百咏》等,到了清末龚自珍写《己亥杂诗》时竟多达三百余首。其次,是它的真实性。王建官词不是从史书上采集史料

假托古事而写的咏史诗，而是多从宦者王守澄处听来的近似于第一手材料，集中描写当朝皇帝的生活和宫廷秘闻，可以用来以诗证史，甚之以诗补史。欧阳修《六一诗话》说：“王建官词一百首，多言唐官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往往见于其诗。”譬如第十四、十五、七十三几首，描写皇帝在宫中击鞠、步打的情景，许多唐史研究者多引以和《旧唐书·穆宗纪》中穆宗在禁中击鞠的记载相印证。第八十四首“青楼小女研裙长，总被抄名入教坊”，有学者说可作崔令钦《教坊记》平人女以容色入选教坊之例^①。第十八首：“鱼藻宫中锁翠娥，先皇行处不曾过。如今池底休铺锦，菱角鸡头积渐多。”《西清诗话》云：“（唐）文宗论德宗奢靡云‘闻得禁中老官人，每引流泉，先于池底铺锦’，则知建诗摭实，非凿空语也。”王建不为尊者讳，敢于真实地暴露皇帝奢侈荒淫生活，这不仅需要艺术家的良知与胆识，还得有甘冒风险的精神。大宦官王守澄曾威胁要告发王建泄露禁掖中事，幸亏王建写诗巧妙地反指控，“乃脱其祸”^②。其三，是它的丰富性。王建官词也和一般伤春、悲秋、邀幸、失宠的宫怨诗不同，它多层面、全方位描写唐代宫廷生活，大自皇帝的改元庆典，金鸡大赦；小至官女的掷卢簸钱，月经来潮，细大不捐，皆可入诗。譬如宫阙楼阁，禁苑风光，朝会之仪礼，仗卫之威严，百官入阁赐对，皇上赐樱内宴，选美人进宫，出官人入道，后妃的盼幸邀宠，宫女们巧妆争妍，君王行乐游猎，歌伎乐工歌舞弹唱，宫廷各色游戏，节日种种习俗，如此等等像一部唐代宫廷的小百科，形象地展示了元和、长庆、宝历间禁中生活，有不容忽视的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其四，是它的艺术性。王建官词一

出，“天下皆诵于口”^⑫，具有轰动效应，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人们欢迎它。不能简单地把人们的喜爱归之于猎奇心理，因为王建宫词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清新平易，委曲婉转，宜于歌唱，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那样广为流传。杨巨源称颂王建诗“讴歌已入云韶曲”^⑬，显然是指王建《霓裳曲》之类入乐可唱的宫词而言（《霓裳曲》十首，实际就是宫词，它为后来写作宫词百首积累了经验），而不是他的不入乐的新乐府诗。王建宫词多以叙事为主，但他能融情于叙事、写景之中，不作简单的直白，如“往来旧院不堪修，教近宣徽别起楼。闻有美人新进入，六官未见一时愁”，写宣徽院近处“别起楼”的新闻在宫嫔中引起的心理震波，尽管只是“闻有美人新进入”而并“未见”美人进来，“六官”嫔妃都“一时”皆“愁”了，把她们惟恐新人争宠夺幸的微妙心理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再如深受荆公称道的“树头树底觅残红”一首，写宫女因见满地落红引逗起的感情变化，初由惜花、护花进而发展到羡花、妒花，委曲婉转地表现出宫女的内心痛苦和怨恨。翁方纲《石洲诗话》评王建宫词说：“其词之妙，则自在委曲深挚处别有顿挫，如仅以就事观之，浅矣。”当然，王建写了那么多宫词，参差长短，其间杂有平庸之作或诗味不足者，在所难免，但不可因此全盘否定它。浦江清先生在《花蕊夫人宫词考证》^⑭一文里曾对王建宫词作过中肯全面的评价，兹摘引如下：“余读王建宫词，始悟中国诗人，原可以小诗之体例，发挥长诗之作用。宫词虽不创始于王建，但连用七绝百首之例，则自彼开之。观其描绘之细腻，遣词之新俊，用乐府通行之体例，寓史家纪事之笔墨，真一代之作家也。其后，蜀之花蕊夫

人，宋之王珪、徽宗皇帝数家，皆以建为矩矱。元明以后，作者尤繁，难以倷指，惟往往乏耳闻目见之材料，徒摭拾史乘中官闱琐事以为题咏，已近于咏史诗之性质，虽词章笔力尚有可观，论精神面貌则去仲初、花蕊辈已远，亦不足与此两家媲美也。”

三

王建远承《诗经》，近接杜甫，勤于学习，转益多师，他的诗歌艺术有其独特的面目和风格。

(一) 各种诗体兼备，形式多样化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王维、杜甫时已经诗体大备，而且他们都无体不精。王建虽不能跟大诗人王维、杜甫比肩，但他不墨守成法，勤于学习，勇于创新，总是比较早地采用新出现的诗歌体制和创作方法进行艺术实践，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如自杜甫开始用“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方法大量写作新题乐府诗，王建即杜甫之后写作新题乐府诗最早的诗人之一。他上承杜甫，下启元白，以其创作实绩和独特面目成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先导和重要成员。建乐的乐府诗新题多于旧题，就是他的旧题乐府也很有特色。宋人宋希文《对床夜语》卷二云：“古乐府当学王建，如《凉州行》《促刺行》《古钗行》《精卫词》《老妇叹镜》《短歌行》《渡辽水》等篇，反复致意，有古作者之风，一失于俗，则俚矣。”近体诗是自初唐沈、宋定型，后为唐人广泛采用的格律诗体。在近体诗中，排律这种体式五排早出而通行，七排则“创自老杜”^⑤而且少见。盛唐时只出现八首七言排律，写作七排最多的中唐也只有三十六首^⑥，而王建就写有三首。再